

文藝理論學習小語彙

# 關於契訶夫的劇本

第六輯之六

新文藝出版社

# 關 於 契 訶 夫 的 劇 本

葉爾米洛夫著 黎文望譯

\*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上 海

730,76  
943



3

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  
關於契訶夫的劇本

原著者 蘇聯 葉爾米洛夫  
翻譯者 黎文望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大東印刷廠  
(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680) [I I 126] 類別 文藝一般  
字數 37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6 印張 2 1/2  
1954年12月上海第1版 —— 第1次印刷 1—5100 冊

定價 2,400 元

## 目 次

- |           |     |
|-----------|-----|
| 關於「海鷗」    | (一) |
| 關於「萬尼亞舅舅」 | (二) |
| 關於「三姊妹」   | (三) |
| 關於「櫻桃園」   | (四) |

## 關於『海鷗』

一八九五年安東·巴甫洛維奇開始寫作『海鷗』。一八九六年十月劇本在彼得堡的亞力山大劇院的舞台上演出。在『海鷗』以前，契訶夫為劇院所寫的一切，當然都是才智煥發、興味醉然的，但是它們的意義到底不如他的散文作品。契訶夫之成為天才的獨創的劇作家，是從這個劇本開始的。

『海鷗』，也許是契訶夫所有的作品中最有個性的一個。這是他直接以藝術作為主題的唯一的、巨大的作品。契訶夫在這個劇本裏面說出了蘊藏於自己內心的祕密——說出了藝術家艱難的道路、藝術才能的本質、什麼是人的幸福。

『海鷗』是契訶夫的戲劇天才底無限美妙的創造，它真是單純而又複雜，有如生活本身；而它的真正的內在的主題並不是一下子就揭露在我們面前，——正像生活本身向我們提供的那些複雜的情況、那些矛盾交織的情況並不是一下子就為我

們所了解一樣。作者彷彿提供了理解這個劇本的各種可能性，讓我們「選擇」。

在『海鷗』裏面，主要的是——豐功偉績的主題。在藝術中，祇有那能夠建立豐功偉績的人，纔能夠獲取勝利。但是這個劇本看起來可能要比它的主題貧乏得多。

在美麗的湖邊住着一個美麗的少女，尼娜·查列契納雅。她夢想着舞台和光榮。附近莊園上一個年青的鄰居，一個開始寫作的作家，康士坦丁·特列澈寥夫愛上了她。尼娜對他也頗為屬意。他也夢想着光榮和藝術中『新的形式』——年青人什麼東西不夢想啊！

他寫了一個劇本——一個不同尋常的、古怪的、充滿『頹廢派』精神的劇本，並為親人們和朋友們演出它，演出的『佈景』是新奇的：從搭在花園裏的舞台上，展開了真正的湖上景色。

尼娜·查列契納雅在這個劇本裏面扮演主角。

特列澈寥夫的母親，亞爾卡丁娜，一個喜歡發號施令的逞性的女人，被名聲寵壞了的女演員，公開地嘲笑自己兒子的劇本。自尊的特列澈寥夫命令落幕。演出

中斷了，沒有結束。劇本遭到了失敗。

但這個不幸——還遠不是落到特列濱寥夫身上的不幸中最痛苦的事情，在生活中就是沒有這，他也夠倒霉的了：『由於莫須有的罪名』從大學裏被開除了，在自己舅舅的莊園上、在吝嗇的母親身邊所處的可憐而曖昧的寄食者底境況下被迫所過的閒散生活折磨着他。而且，除此以外，他還失了戀。

到自己哥哥的莊園上來休養的亞爾卡丁娜，帶來了自己的情人，著名的作家特利果林（她的丈夫，特列濱寥夫的父親，是一個演員，早就死了）。尼娜用初戀的全部熱情愛上了特利果林；她和特列濱寥夫的溫柔的關係原來不過是脆弱的青春的夢想：『年青的姑娘不止一次用夢想代替脆弱的夢想。……』而對特利果林的愛——是最初的愛，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愛。

尼娜脫離了自己的家庭，違反了它的意願投身舞台，到特利果林住的莫斯科去。他開始戀上了尼娜；但是和特利果林的親密之情，對她來說是結束得很悲慘的。他拋棄了她，又跑回『他的舊情人』——亞爾卡丁娜那兒去了。『不過，』正如特列濱寥夫所說的那樣，『他從來也不會離開過他的舊情人，而由於他的意志薄

弱，他兩方面都搞上了。……」尼娜和特利果林生了一個孩子。孩子死了。

康士坦丁·特列濱寥夫的生活毀滅了。在和尼娜決裂之後，他曾企圖自殺。然而他仍繼續寫作；他的短篇小說甚至開始在首都的雜誌上刊載出來。他的生活是淒涼的。他不能夠戰勝自己對尼娜的愛情。

尼娜·查列契納雅成了一個外省的女演員。在長久的離別之後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故鄉。她和特列濱寥夫見了面。他燃起了希望，希望恢復他們過去的關係。但是她仍然全心愛着特利果林，「甚至愛得比從前還要厲害」。劇本以特列濱寥夫的自殺結束。他的生活，像他的演出一樣，半途夭折了。

安東·巴甫洛維奇在寫作『海鷗』的時候曾經講到這個劇本：『許多有關文學的談話，很少動作，大量的愛情。』

的確，在劇本裏有許多愛情：特列濱寥夫對尼娜的愛情，尼娜——對特利果林的愛情，亞爾卡丁娜——對特利果林的愛情，瑪霞·沙姆拉葉娃，管家的女兒，——對特列濱寥夫的愛情，教員墨得靜科——對瑪霞的愛情，波林娜·安得列葉夫娜，沙姆拉葉夫的妻子，——對醫生杜恩的愛情。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幸的愛的故事。

看來，好像不幸的愛情——這正是『海鷗』的主要主題。好像作者也正抱着這種見解。作家特利果林的筆記簿給我們提供了對劇本的這種理解。特利果林經常記下觀察的印象、富有特徵的言辭、閃現在他腦裏的情節，他記下了『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這個題材的產生，是由於：特列濱寥夫打死了一隻海鷗，並把牠放在尼娜的脚下。特利果林向尼娜敘述了閃現在他腦裏的這個題材：

「一個少女，像你這樣，從小就住在湖濱；她愛這湖，像一隻海鷗，也像海鷗一樣地快樂、自由。可是，有一個人偶然走過，看見了她，由於無事可做，就把她毀了，正像這一隻海鷗！」

這好像正就是劇本『海鷗』的內容。要知道，那個由於『無事可做』而把少女毀了的人，彷彿就是後來的特利果林自己，而被他毀了的少女——就是尼娜。所以，人們說，劇本叫做『海鷗』。

從這種見解看來，『海鷗』就會不是關於豐功偉績、關於藝術的劇本，而僅僅是關於愛情的劇本了。並且，它還會是如此動人的劇本——簡直可以配得上當時流行的那種關於『漂亮姑娘』的浪漫故事，那個姑娘，她『和美麗的海鷗一起，安

靜地住在靜寂的湖上；但是一個不爲人知的陌生人走進了她的心靈，她把心和生命獻給了他；像海鷗的獵者一樣，他不經意地、開玩笑地永遠粉碎了年青的心，少女的一生永遠地毀了，沒有幸福，沒有信心，沒有生命，沒有力量……』

對劇本的這種理解，可惜，是太流行了。

然而這一切——僅僅是特利果林的『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全然不適用於契訶夫的偉大的劇本。這個題材在『海鷗』裏面，僅僅是一個被整個情勢的發展所否定了的可能性，僅僅是一個可以實現、然而却沒有實現的暗示。

是的，美麗的少女住在美麗『魅人』的湖邊，生活在柔情和夢想底安靜的世界裏面。和她一起，在這個世界裏面還生活着康士坦丁·特列濱寥夫。但是，接着他們倆就接觸到了實際的生活。而在實際上，不僅有溫柔的生活，而且也有艱苦的生活。（『生活真是艱苦呵！』——尼娜在第四幕裏面說。）在現實生活中，一切都比在年青的夢想中所出現的要艱難得多。

對於尼娜，藝術曾經彷彿是走向榮譽的光輝之途，彷彿是美麗的夢。可是接着她投身在生活裏面，生活立刻在她的路上堆上了多少艱苦的障礙和阻攔，多麼可怕

的重荷落到她脆弱的肩上了啊！她忘我地愛着的人拋棄了她。她的孩子死了。她的還很膽怯的才能剛剛跨出最初的幾步就陷於孤立無援，那才能像孩子一樣，還不會走，跨出第一步就可能毀滅。她所愛的人『不相信舞台，時時嘲笑我的夢想，一步一步，連我也失掉信心，失掉勇氣了。』在最後一次會面的時候，尼娜對特列澈寥夫說。『這樣，我受着愛情和嫉妒的折磨，並且不斷要爲孩子擔心。……我變得瑣細了，小器了，我的演技也笨拙了。……我不曉得怎麼安置雙手，不曉得怎麼站在台上，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聲音。你不會了解，當一個人明知自己的演技拙劣，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她，一個愛幻想的少女，碰到了那些醉酒的商人，碰到了當時外省戲劇界的難以想像的庸俗。

結果怎樣呢？她，嬌柔而優雅，能夠在夢想和生活衝突的時候支撐了過來。她用巨大犧牲的代價獲得了這個真理：『在我們的工作裏面——無論是在舞台上演戲或者寫作——重要的並不是名譽，不是光榮，不是那我夢想過的一切，而是要能夠忍耐。要把自己的十字架背負起來，並且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所以我並不那麼

傷痛，而當我想到我的天職的時候，我也就不害怕人生了。』

這是用青春的代價、用一切考驗的代價、用那些痛苦的代價換來的驕傲的話語，這些痛苦，是爲那種藝術家所熟知的：他憎惡自己的所作所爲，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在舞台上沒有把握的動作或者在小說中貧乏的語言。而我們，讀者們和觀衆們，在劇本發展的長途和尼娜一起經歷了那勝利的藝術家底一切痛苦而又歡樂的道路，——我們爲尼娜而驕傲，並感覺到在最後一幕中她的話語底全部分量：『現在我已不像那樣了。……我已經是一個真正的演員，我歡喜地、熱情地演着，在舞台上沉醉並感到自己是美的。而現在，自從我到了這兒來，我不斷走着，走着並想着，想着並感到我的精神力量一天天成長起來了。……』

尼娜有信心，有力量，有意志，現在還有生活知識和自己的驕傲的幸福。她已經會——像布洛克教導藝術家們那樣——『拭去偶然的特徵』，從而看見『世界是美的』：是的，當嚮往光明的意志在世界上獲勝的時候，世界永遠是美的！而且祇有這樣的美纔是真正的美，它知道一切——但還是保持着信心。而第一次的、最初的夢想的美，無知的美——僅僅是可能的美。

這樣，通過被女主人公戰勝了的生活的一切黑暗和重壓，我們就聽到了『海鷗』的主調——飛翔的、勝利的主題。尼娜摒棄了那種說法，說她——是一隻被毀了的海鷗，說她的痛苦，她的追求和成就，她的整個生活——僅僅是『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在和特列濱寥夫最後的談話裏面她重複說着：『我是一隻海鷗。不，不是這樣。……記得嗎，你射死過一隻海鷗？一個人偶然走來，看見了牠，由於無事可做，就把牠毀了。……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並不是這樣。』

是的，並不是這樣！不是一隻被射死了的海鷗底墜落，而是一隻美麗、溫柔、自由的鳥底飛翔，高高地飛向太陽！劇本底詩情的主題就是這樣。

為什麼特列濱寥夫，他曾由於尼娜離開了他而不成功地自殺過一次，——為什麼他，已經把失去尼娜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事，同時，已經把這一切忍受下來，可是在第四幕在和尼娜會面之後却又再度自殺——並且這一次是『成功』了？

他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他的尼娜是怎樣成長了！她——已經在真正的生活裏面，在真正的藝術裏面，而他却仍然完全生活在那個不成熟的美麗的感情世界裏面，在這裏面，有一個時候他曾和尼娜生活在一起。在自己的藝術裏面他仍然完全

「不曉得怎麼安置雙手，也不能控制自己的聲音。」在第四幕在尼娜來到之前他正爲這苦惱着。

「關於新形式我講了許許多，而現在我覺得，我自己也一點一點地滾到刻板公式裏去了。（讀着）：『牆上的招貼宣稱。……被黑色的頭髮襯着的蒼白的面容』。『宣稱』，『襯着』。……這都笨透了。（劃掉。）特利果林已經練就了自己的那一套手法，在他是容易的。……而我呢，顫抖的光，星星們的靜靜的閃爍，消逝在靜寂芳香的空氣裏的遠處的鋼琴聲。……這真令人苦惱。』

特列濱寥夫的痛苦和尼娜從前經歷過的痛苦並沒有什麼不同。海鷗——她已經飛翔得離他遙遠又遙遠了！在最後一幕尼娜激動地出現在我們面前，她仍然深深地痛苦着，她仍然愛着、將來也還要愛特利果林。忍受了她所忍受過的一切，她怎麼能夠不激動！但通過她的一切痛苦，閃亮着勝利之光。

這光也打動了特列濱寥夫。他仍然什麼也沒有做出來：這個意識以殘酷的力量浸透了他。他現在懂得這個原因了。「你找到了自己的路，」他對尼娜說，「你知道哪兒是你的去處，而我却仍然飄浮在夢境和幻象的混亂之中，不知道這一切對

誰、對什麼有用處。我沒有信心，也不知道什麼是我的天職。」他對他的才能毫無辦法，因為他沒有目的，沒有信仰，沒有生活知識，沒有勇氣，沒有力量。他大談其革新，他自己却滾進刻板公式裏去了。革新本身是不能獨立地存在的，它只能從勇敢的生活知識中提鍊出來，它只能為豐富的靈魂和智慧所擁有。而特列濱寥夫用什麼來豐富自己？尼娜能夠把自己的痛苦變為勝利。而對於他，痛苦僅僅是痛苦而已，痛苦使他的靈魂荒蕪、憔悴、枯萎了。是的，像契訶夫早期的一篇小說『才能』裏的那些主人公們一樣，他也『誠懇而熱烈地』談着藝術。但是，像他們一樣，他不過是『那鐵面無情的法則下的犧牲者，按照這個法則，在數百個有希望的初出茅廬的人們之中，祇有兩三個出人頭地。』

想到特列濱寥夫和他的命運，我們說：才能！這還多麼不夠！想到尼娜和她的命運，我們驚歎：才能！這是多麼豐富！

A·Ф·柯尼，有智慧的同時代的觀眾之一，在『海鷗』最初的演出之後寫信給契訶夫說，在劇本裏面有着『生活本身……那含蓄在內的嚴酷的譏刺之中的幾乎誰也不了解的生活本身。』

劇本的內在的嚴酷的譏刺是無可懷疑的。尼娜·查列契納雅的命運和康士坦丁·特列濱寥夫的命運的展開有許多類似之處。兩方面都是——還未鞏固的才能的痛苦。兩方面都是——不幸的愛情，被所愛的人遺棄。在尼娜，孩子的喪失無可比擬地加強了她的不幸。然而這個脆弱的年青女人經受了這一切考驗，而特列濱寥夫却在它的重壓下毀了。這樣，像尼娜所說的他的『象徵』，被他殺死並拋擲到尼娜腳下的海鷗，就有了現實的意義。他把他自己和毀了的海鷗看作一個東西：

尼娜 這是什麼意思？

特列濱寥夫 今天，我真卑鄙，打死了這隻海鷗。我把牠放在你的脚下。

尼娜 你怎麼了？（拾起海鷗，端詳着牠）

特列濱寥夫 （沉默了一會）不久以後，我也要同樣把自己打死。

我們看到，在劇本裏面，海鷗的形象具有怎樣複雜的、多方面的含義，這種含義好像光線一樣照透了整個劇本。嚴酷的內在的譏刺原來是：被打死了的、毀了的海鷗——並不是脆弱的少女，而是自認爲勇敢有力的革新者的年青人。

契訶夫，當然，是同情特列濱寥夫的，可以說，他深深地同情他，好像同情自己的兄弟們一樣——不僅是親兄弟，而且是一切從事藝術的兄弟、一切有才能的人們。但是，在爭取自己創作意志的勝利的鬥爭中，他經歷了比落在特列濱寥夫肩上的困難巨大得多的困難，他不能夠原諒軟弱無能，不能夠原諒無論是亞歷山大、無論是尼古拉<sup>●</sup>的軟弱無能，不能夠原諒他最心愛的主人公們的軟弱無能。對於他，藝術乃是神聖的事業，在親愛的、無限可愛的俄羅斯土地上確立真理、美麗與自由的神聖的事業。對於他，才能就是鬥爭的武器，武器是決不能放下的。於是他在一切軟弱與失去了信心的人們之上，高舉起信仰，高舉起海鷗的光輝形象，連同着她的美麗自由的飛翔！

如我們所看到的，『海鷗』和契訶夫關於才能的本質、關於世界觀和『中心思想』（общая идея）的思索是緊密聯繫着的。康士坦丁·特列濱寥夫的主要不幸，在於他沒有那能夠鼓舞他的才能的目標。聰明的醫生杜恩對特列濱寥夫說：『在作品裏面必須有鮮明的確定的思想。你必須知道你爲了什麼而寫作，因爲，要是沒有明確的目標你就跑到這條美麗的道路上來，那你就會迷路，而你的才能就會毀了